

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许红梅 杨继国

摘要：本文遵循马克思对资本与虚拟资本本质论述的逻辑架构进行分析，阐明信用货币、银行资本等虚拟资本的虚拟性本质和资本特性。虚拟资本是资本概念泛化的产物，资本是能够增殖的价值体，增殖是资本的内在要求，虚拟资本是资本的虚拟性和增殖性的统一体。虚拟资本本质上是由现实资本派生的、无价值内容却能带来货币收入的资本形式，无论虚拟资本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内在本质是永恒不变的。

关键词：资本；虚拟资本；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9-0032-04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尽相同。关于虚拟资本内涵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虚拟资本，即在实际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能够给持有者带来收益，并且可以独立扩大增殖的“实际资本的纸制复制品”^①。（2）虚拟资本在具体的技术意义上讲就是指“证券化的资本”、“证券化的权利”、“投入的资本化”、“所有权的凭证”，只有证券化了的资本才可以使资本具有一重或多重的存在形式，而所谓的资本的“虚拟、虚拟、再虚拟”就其本质来说是指在已经证券化了的资本的基础上再一次或多次的证券化、资本化，如重新打包、期权等证券形式^②。（3）虚拟资本的实质是一种信用关系，“虚拟资本虽然与借贷资本有区别，它不是用实际的货币资本而是用证券作为生息资本，但二者都是以借贷资本为基础的，都是资本借与贷的信用形式。因此，虚拟资本的实质是一种信用关系。”^③

关于马克思虚拟资本外延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冯中圣认为，马克思所界定的虚拟资本范畴只包括国债、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分析的“银行家的资本”与“现代银行的资本”是不同的概念，马克思提到的“银行家的资本最后一部分”——金或银行券，与现代银行的资本金——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是一致的，而所分析的“银行家资本的

最大部分”则与现代银行的资产相对应，是指银行资金运用所形成的资产采取了汇票（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形式，因而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的虚拟性是与国债、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虚拟性相一致的^④。徐加胜认为，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论述的股票和国债等典型的虚拟资本形式外，还包括银行汇票和银行券。关于其虚拟性特征，作者指出商业汇票本身不是资本，只是一种债权，对购买它的人来说是有息证券，其虚拟性与股票的虚拟性一致。银行发行的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或银行票据作为支付贴现或其他形式的贷款放出，可以获得利息，但它并不代表任何资本，也不包含任何价值^⑤。赵锦辉认为，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论述，是沿着两种思路展开分析的：一是资本化思路，二是派生化思路。资本化思路是将虚拟资本界定为能够资本化的收入形式。所谓资本化定价，就是采用预期收入折现的方式定价，这种虚拟资本主要是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派生化思路认为，虚拟资本是通过整个金融体系派生或创造出来的，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论述的派生性存款^⑥。

马克思是通过分析虚拟资本的外延，通过分析虚拟资本的各个具体形式的虚拟性特征来把握虚拟资本的本质含义的，对外延的不同界定会对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为了准确把握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本质，我们有必要再认真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相关论述，理清思路，从虚拟资本的具体形式入手，层层深入，阐明虚拟资本的本质内涵。

二、信用货币的虚拟性

关于信用货币的含义，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马克思所指的包括汇票在内的商业票据及银行券；另一种理解是没有相应的贵金属作保障的或完全与黄金脱钩的纸币。这两种观点对信用货币虚拟性的解释截然不同。

马克思是从货币的支付职能角度解释信用货币的产生的。“……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⑦信用货币是为支付目的而产生的，它是银行或个人开具的到期支付一定货币额的支付凭证，能够代替货币执行支付职能。可见，信用货币本身不具有任何虚拟性，它不是天生的虚拟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转化为虚拟资本。马克思引用威廉·里瑟姆的话来论述了票据和汇票等信用货币是如何成为虚拟资本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⑧汇票始终是支付工具，它最终要被用作补偿已被债务人购买的商品或货物的价格。因而，其所代表的货币资金必须要有实体资本（商品、货物等）相对应。当同一货币资本同时对应几张汇票时，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汇票的票面总额远远超过了实物资本的价值总额。汇票说到底只是支付工具，它最终是要用于支付实物资本价值的。这一点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是因为，那些被人为创造出来的、远远超过实物资本价值的汇票或票据因没有相应的实物资本的支撑，无法作为实现实物资本价值的手段，因而是虚拟的。它只能存在于流通领域，一旦出现全面的兑现风潮，虚拟泡沫就会破灭。

对信用货币的另一种理解是将信用货币视为没有相应的贵金属支撑的纸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本质理解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是特殊商品，即强调货币必须要有价值，必须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按照这个逻辑，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使用的与黄金完全脱钩的国家纸币本身根本不具有任何价值属性，如果不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其价值尺度的职能，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张纸。货币是虚拟的、无价值内

容的，以货币作为主要流通手段和财富象征的整个经济体也必然是虚拟的。这样的观点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论述了历史上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贵金属因其易分割性和便于携带成为天然的货币材料，但在流通过程中，金属货币容易磨损，从而贵金属货币从足值足额的铸币到逐渐脱离其价值实体，最后，其重量完全与其所代表的价值额不符。“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了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关系。在商品生产还不发达的时期，商品交换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内，天然的价值材料——贵金属便自然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货币形态。但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大大增加，信用关系的广泛建立成为现实。与此同时，货币逐渐脱离其价值实体，逐渐成为价值的象征，或者说完全是信用关系的体现。可见，在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信用关系扩大的条件下，货币的本质特征必然会促使货币获得完全无价值内容的纸币形态。这不仅不是货币的虚拟化过程，反而是货币的本质特征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体现。

三、银行资本的虚拟性

马克思所说的“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指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和股票构成的^⑩。换句话说，国债、股票等都是虚拟的资本形式。马克思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国债和股票的虚拟性质。国债本质上是对未来收益的权力证书，这个权力证书也可以看作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国债的虚拟性在于：一方面，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被国家花掉了，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国家借入的资金从来不是作为资本投入使用的，因而也就不具有自行增殖的功能。因而，国债作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也是纯粹虚拟的资本形式。股票同样是企业和私人之间借贷关系的契约，但其虚拟性与国债略有不同。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企业从私人那里借入的资本是被企业当作资本投入到生产中的，也就是说，股票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是具有价值增殖能力的真实资本。但同一资本不能有两重存在：一重是作为现实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

挥作用；另一重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存在。它只能是后一重存在，即股票只是其所代表的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它本身既不是资本，也不具有价值内容，但它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被当作商品买卖，被当作股票持有人获得利润的工具，从而，股票获得了资本的外衣。它不是资本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使用，因而是虚拟的资本。“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① 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紧密相连，形成对商业和工业的强大支配力，银行制度的强大影响力来自银行制度能够使信用社会化。一方面，把社会中的闲散的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调节资本的分配和使用，另一方面，在发达的银行制度下，可以使同一笔货币资本在多个存贷款人之间流转而膨胀，这些膨胀起来的货币资本就是虚拟资本。

马克思还引用亚当·斯密的话论证派生性虚拟资本是如何产生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 A 那里存入的 1000 镑，明天又会被付出，在 B 那里存入。后天又由 B 付出，在 C 那里存入，以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 1000 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倍增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② 这里，付出的含义即借出，对于 A 来说，即便把 1000 镑借出，但是在银行账户上，这借出的 1000 镑仍然属于 A，仍然是 A 处的存款。同样，对于 B 和 C 来说，1000 镑是存在各自银行里的存款。同一笔借贷资本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商品、服务交易在各银行之间流转，从而创造出多倍的价值符号，这些派生出来的存款额就形成虚拟资本。我们可以看出，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虚拟的：一部分是以国债、股票等虚拟资本形式存在，另一部分由银行制度产生出派生性存款，制造出成倍的虚拟资本，也就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货币创造机制。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本质的分析牢牢把握了两点：虚拟资本的虚拟性特点和其增殖特性。虚拟资本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汇票、股票、债券或派生性存款——都是从现实资本中衍生出来的，因而最终也必须回到现实资本中去，或者说必须实现为现实资本。虚拟资本一旦脱离现实资本，在没有相应的实物资本的支撑下自行膨胀，就会形成泡沫，并最终造成危机。虚拟资本的虚拟性特点根源于此，即虚

拟资本之所以是虚拟的，是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实物资本支撑，或者是人为的信用创造的结果（如融通票据、派生性存款），或者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本身无价值内容，只是未来收益的所有权证书（股票、债券等有价值证券）。

虚拟资本的增殖特性指的是虚拟资本具有与资本相同的自行增殖的能力。资本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是不断创造剩余价值，不断自行增殖。马克思将虚拟资本的形成称作资本化过程。生息资本的存在使资本和由资本获得的利息相分离，利息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与资本相对应，并造成这样一种假象：“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③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可能产生收入的地方都会打上资本的烙印。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符号的经济中，资本的增殖必然会以一定的货币收入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人们的观念中就形成了这样的思维逻辑，即凡是能够带来货币收入的东西都是资本，而不管这个东西本身是否有价值。虚拟资本正是在人们的这种泛化的资本观念下获得了资本的外衣。资本是价值体，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而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于是马克思把这类取得了资本外衣的、可以带来货币收入的想象中的非价值体称为虚拟资本，无论虚拟资本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内在本质是永恒不变的。

四、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加之现代网络技术、通信技术长足发展，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一起成为当前重要的虚拟资本形式。新的虚拟资本形态不仅丰富和扩大了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凸显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正确性，巩固了其对于现实的重要指导地位。

首先，虚拟资本理论深刻揭示了金融资产特有的虚拟性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他在充分肯定信用体系和股份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深入剖析和论证了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虚拟性本质。相比而言，在西方金融理论中，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传统的西方

经济理论对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工具、金融结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实际问题的探讨。例如，西方著名的金融理论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其代表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主张用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一国金融机构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强调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在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⑭。美国经济学者麦金农和肖则提出了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反对国家对利率的强制干预，他主张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放松对利率、汇率等金融工具的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⑮。目前，也有少数西方学者注意到了金融资产的虚拟性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彼得·德鲁克提出了“符号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由资本的运动、外汇汇率和信用流通所构成的“符号经济”，已经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⑯。弗朗索瓦·沙奈等在《金融全球化》中借鉴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阐述了虚拟资本的本质以及导致虚拟资本规模扩大的原因。他们认为，虚拟资本的投机性质使投机活动逐渐脱离生产过程并完全独立出去，形成自有运行体系。然而，虚拟资本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一方面可以免遭实体经济部门运行不良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却隐藏着毁灭的因子：人们如果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负面信息，则可能会采取群体性的角逐安全的策略，导致虚拟资本的大量紧缩而最终使虚拟资本走向毁灭^⑰。可见，马克思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虚拟资本的学者。传统西方金融理论极少关注金融资产的虚拟性问题，即便对此进行了分析，也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逻辑关系而无法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相提并论。

其次，虚拟资本理论深刻揭示了经济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他将虚拟资本理论置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进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要揭示虚拟资本的本质及运动规律外，更重要的是要说明虚拟资本的出现及信用形式的发展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阐明虚拟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虚拟资本是信用形式发展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信用产品，它是信用关系的载体，虚拟资本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资本积累方式，同时

也改变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虚拟资本是金融资本的力量渗透到工业资本和其他非金融领域的有力武器。银行业和信用关系的发展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金融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使得虚拟资本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有超过实体资本规模的趋势。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像1929年那样全球性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已经极少发生，当基本矛盾激化时，常常是以局部的、短暂的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2007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变化与虚拟资本的发展不无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探究虚拟资本运行的深层次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正确的路径和策略。

注释：

① 王诚：《分工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现代经济》，《上海财税》2000年第11期。

② 柯树林：《论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2期。

③ 白丽健：《试析虚拟资本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当代财经》2000年第4期。

④ 冯中圣：《虚拟资本的内涵与外延》，《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7期。

⑤ 徐加胜：《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理论学刊》2005年第12期。

⑥ 赵锦辉：《马克思论述虚拟资本的双重思路及其对界定虚拟经济的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⑦⑧⑩⑪⑫⑬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451、532、685、535、535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⑭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⑮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6页。

⑯ 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前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⑰ 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3页。

作者简介：许红梅，女，1981年生，黑龙江佳木斯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杨继国，男，1958年生，重庆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 陈孝兵）